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红袖青锋

剑亭著
中



劍亭著

紅袖青鋒
(中)

時代文藝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古墓慈音	(1)
第二章	缺耳老人	(2 7)
第三章	竹林遇美	(5 4)
第四章	苇林丽影	(8 2)
第五章	粉帐罗帏	(110)
第六章	桨声画舫	(136)
第七章	玉质贝叶	(162)
第八章	红袖添香	(190)
第九章	罗贝藏真	(218)
第十章	匣中剑鸣	(249)

第十一章	鸳鸯戏水	(272)
第十二章	鸿门鬼宴	(299)
第十三章	苦情重诉	(326)
第十四章	山麓幢幢	(354)
第十五章	小鸟依人	(383)
第十六章	十二寨主	(409)
第十七章	小倩柔情	(436)
第十八章	两部剑谱	(463)
第十九章	芙蓉仙子	(485)
第二十章	墓上人头	(503)
第二一章	丘林翠黛	(544)
第二二章	独耳豺人	(571)
第二三章	灵石玉乳	(598)
第二四章	长江激战	(625)
第二五章	岛上侠踪	(652)

第二十六章	泗岛真人	(677)
第二十七章	朱仙奇果	(706)
第二十八章	扬帆归隐	(735)

第十章 匣中劍鳴

徐彩霞心思玲瓏，冰雪聰明，雖知師父有意打趣，但崔小倩的水功如不比自己精絕，師父決不會這樣說，於是，仍有些不信地正色問：“師父，玉哥哥的倩姊姊，水功果真比翻江蒼龍老哥哥還高？”

獨醒子知道徐彩霞已有些會意，也含笑鄭重地说：“你張老哥優于綿續不絕的精湛內力，你倩姊姊長于卓絕驚人的神奇身法，尤其，小倩水中運劍，奇快無比，決不遜于她水功精絕的母親。”

說此一頓，慈祥地看了三小一眼。

藍世玉神色驚喜，眉宇間似乎仍有些不敢相信溫柔恬靜，美如仙子的倩姊姊，水功居然尤勝翻江蒼龍。

徐彩霞見師父說的鄭重，自是百分之百的相信，神情間現出無限向往之色，似乎極望能早些會一會崔小倩。

小鐵牛對這些似乎有點兒漠不關心，但師父講話，又不敢不聽，瞪着一雙大眼珠子望着師父，嘴巴可也沒忘了吃魚吃肉。

獨醒子看了三個愛徒一眼，心中十分欣慰，尤其收了藍世玉，自感衣鉢后继有人，於是，望着徐彩霞，含意頗深地繼續說：“霞兒，將來見了崔小倩，多喊几声姊姊，師父保你有好處！”

徐彩霞一听，連頷螭首，不由愉快地笑了，神色間仍有着无

限稚气。

这时，坐在一旁的蓝世玉，见师父独醒子盛赞倩姊姊，心中极为高兴，将来他学成了佛门贝叶真经上的武功，决心再传授给倩姊姊，让她成为武林独一无二的女杰，想到高兴处，不自觉地笑了，星目不禁精光外射。

独醒子虽是百岁以上，武功冠绝宇内的第一奇人，但他心地慈祥，素性随和，与他一经接触的人，无不敬如尊长，立生亲切之感。

这时见蓝世玉目光外泄，俊面闪辉，知道他想到了得意的事，于是，喝了一大口酒，含笑慈祥地问：“玉儿，你想到什么可喜的事了？”

蓝世玉没料到师父有此一问，顿时语结，俊面通红，现出一脸不安神色。

独醒子见蓝世玉没有谎言答对，不由欣慰地仰面笑了。

徐彩霞果然是个聪明绝顶的少女，立即小嘴一撇，轻哼一声，多少有些妒意地说：“还不是想到她水功高绝的倩姊姊了！”

蓝世玉见徐彩霞当面揭破，不由暗吃一惊，面色立变，慌的赶紧立起，面向独醒子躬身惶声说：“玉儿不肖，在师父面前，确曾想及倩姊姊，请师父宽恕玉儿无知！”

徐彩霞、小铁牛一见蓝世玉惶恐之态，俱都惊呆了，四道茫然目光，不时看着蓝世玉和独醒子，不知他为何如此慌张。

独醒子一声不吭，端起酒碗一气饮完，迅即递给发愣的小铁牛，低沉有力地说：“牛儿，再倒一大碗来！”

徐彩霞虽然呆呆的有些不解，但她看得出，师父有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和激动，这分明是高兴已达极点的反应。

小铁牛惶恐地又倒来一大碗酒，递至师父面前。

独醒子接过酒碗，激动地放在桌上，肃穆沉声说：“尊师面

前，心旁他鹭，一经责问，胡言答对，为武林一大禁忌，轻者重责，重者逐出门墙，玉儿小小年纪，忠诚纯朴，实为难得，有此佳徒，吾愿足矣！”

说罢，举起酒碗又连饮数口。

蓝世玉听后，心甚感动，再度恭身说：“玉儿愚鲁，深恐有负师父期望！”

独醒子又饮了半碗酒，情绪已渐平复，这时见蓝世玉的俊面上并无一丝得意之色，立即慈祥地说：“玉儿，坐下来，师父已不怪你了。”

说着，伸手作了一个令蓝世玉归座的手势。

蓝世玉恭声应是，立即就坐。

徐彩霞内心感到惶恐无比，她的确不知道事情竟有如此严重，想到当面揭破蓝世玉的心事，不由惭愧地低下了头。

但她也猜想得到，以师父如此高绝的功力、定力，尚且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足见他为得到蓝世玉如此良材，是如何的兴奋、狂喜。

小铁牛心地憨厚纯正，虽然不十分懂，但却看得出霞姐姐和玉哥哥都做错了什么事情。

独醒子心情愉快，看了三小一眼，为减轻他们内心的不安，立即含笑说：“现在为师向你们述说一段十年前真经为何遗失的故事，也好令你们增长一些见识。”

三小一听，同时落箸，俱都凝神望着师父。

独醒子祥和地一笑，说：“你们可以一面吃酒一面听。”

说着，首先举碗饮了一口酒，抚须略一沉思说：“十年前，黑道有五个著名高手，那就是今日的三湖五独，他们不知由何处得知为师有一部佛门秘籍，他们开会决议，集体前来偷盗，而后再一心共同学习。

他们虽然如此决定，但却彼此猜忌，各怀鬼胎，他们为免惹人注意，分别前来华山，在峰下谷中集合，重商暗察为师行踪之计。事情就坏在诸般巧合上，那天，为师正在洞中行功，蓦然听到洞口传来一阵刀刻坚石的铮铮响声……”

蓝世玉心中一动，知道师父说的必是洞口那篇幽怨哀词，他心中虽然不解，但却不敢问刻字的那个女人是谁。

独醒子喝了口酒，继续说：“为师心中一动，立即走了出来，但为了避免洞口被外界发现，我当时没敢开启闸门，直到那人走远，我才启开走了出去……”

蓝世玉听得有些不解，昨夜他进洞口时，没看到有闸门，师父既然如此说，闸门想必已被隐进洞壁内。

又听独醒子说：“为师走出洞门，那人已走的无影无踪了，我看了洞口那篇词，立即穿出桃林，直向谷口追去，不久便发现前面一人疾驰如飞，追至近前一看，竟是芙蓉仙子韩馨媛……”

蓝世玉心头猛地一震，不由惊得脱口低呼：“是……是媛姑姑？”

独醒子立即颌首说：“不错，洞口刻字的那人，正是你媛姑姑。”

蓝世玉异常不解地问：“师父，媛姑姑有什么伤心事，值得她那么痛苦？”

独醒子寿眉一蹙，似乎不愿答复这个问题，仅含笑说：“这是有关你父母和你媛姑姑间的事，为师不太清楚，不便私下揣测，将来你不妨问问你媛姑姑，她也许会告诉你她一生的沧桑遭遇。”

蓝世玉见师父不说，自是不敢再问，只得唯唯应是，这时，他也知道洞外那处枯林，俱是桃树了。

小铁牛似乎特别关心真经被盗的事，不由焦急地插言问：

“师父，你出去时，一定是忘了落下闸门了？”

独醒子立即颌首说：“不错，也是为师一时大意，待等回至洞中，发现矮几上的黄缎小锦盒竟然不见了，当时知已被窃，心中万分焦急，再向谷口追去。”

说着，慈目望着凝神静听的蓝世玉，继续说：“当我再追出桃林时，芙蓉仙子仍没走，但她身边已多了一人，那人正是你父亲金锥银弹蓝康泰。”

由于独醒子望着蓝世玉述说，蓝世玉心中已有些会意，所以听说是他父亲时，他并不太感到惊奇。只听独醒子继续说：“当时为师很怀疑你父亲，但听了芙蓉仙子的介绍，始知你父就是誉满武林的蓝大侠，因而，疑虑稍减，经为师询问后，知你父在谷口间，曾先后遇到白河寨主滚雷拐魏北璋，和苇林堡主胡镇山两人。这两人俱是黑道有名的魁首，突然在华山出现，颇令为师起疑，当即向谷外追去，而你父亲和芙蓉仙子也联袂跟在为师身后。

追过两个峰头，即见前面松竹间，竟有五道快速人影，直向山外狂驰，为师急展御风飞行术，直到追至他们身后，他们方始发觉。

五人一见，顿时四散逃窜，企图迫为师首尾不能兼顾，我在心情惶急，焦躁暴怒之下，只有再开杀戒，当先劈断白河寨主魏北璋的左腿，白兔湖主独角兽史有余，立即跪地哀告，说明真经在大洪山总寨主庞得冲身上。

当时，为师并不认识庞得冲，直向青而獠牙的洞庭湖森罗霸主段启典追去，同时，屈指弹出一颗松子，以阻止对方狂奔，岂知，松子到达之际，段启典正在那时转首后看，松子恰好击中他的左眼。

逼问之下，再向大洪山的庞得冲追去，那时鄱阳湖苇林堡主

胡镇山，紧跟着庞得冲飞驰，明为保护，实则是暗中监视。

为师追及时，庞、胡两人尤作困兽之斗，同时反身，齐向为师扑来，我在急怒下，恨不得立将真经取回，后经说服无效，当即劈断庞的左臂，胡镇山立即哀求停手，为师气他素行不检，心地险恶，当即运指削掉他的一只左耳，以示薄惩。

追问之下，庞、胡两人俱说已将小锦盒丢在途中一座怪石裂隙中，但回至该处，却遍寻不见，根据庞、胡两人焦急万分之情，似是未曾说谎。

这时，为师心情已逐渐恢复平复，对再开杀戒手沾血腥颇为后悔，而自认此乃天意，遂放胡镇山五人离去。

当时，为师对你父亲和芙蓉仙子未曾随后跟来，虽曾怀疑，但深信他们如捡得真经必会送来，可是，为师焦急地立在洞口，直到日落西山，依然未见你父亲的影子，最后，我才发现你父亲他们不来的症结所在：首先他们不知道为师是谁，以及为何追赶胡镇山等人，其次，即使是他们知道小锦盒乃为师保有之物，但他们也不知如何送回，因为芙蓉仙子在洞口刻字时，闸门仍然关闭，为师启闸出去，她已驰出山林以外。

由于你父母和芙蓉仙子，三人突然在江湖上失踪了，胡镇山等人也四出遍寻你父亲，因而，才证实真经被你父亲和你媛媛姑姑捡走了……”

许久未发言的徐彩霞，不解地插言问：“师父，芙蓉仙子在闸门旁边刻字，都没发现洞口，而胡镇山等人，怎知那就是师父隐居之处呢？”

独醒子感慨地一叹，继续说：“事情就起源子芙蓉仙子刻字的举动上，芙蓉仙子艳丽绝美，倾国倾城，昔年不知多少英雄豪杰为她的丽姿心醉，当时胡镇山等人，发现芙蓉仙子在玉女峰下徘徊，因而暗暗跟踪，以便饱餐秀色，芙蓉仙子刻字离去后，胡镇

山等人好奇心动，正待向前查看芙蓉仙子刻些什么，为师也恰在这时，启开闸门。”

小铁牛一听，咧着大嘴，煞有介事地说：“这真是天意！”

独醒子慈祥地看了小铁牛一眼，立即颌首说：“不错，为师也如此想，因而立即回洞跪向你们的祖师爷忏悔，并宣誓要在有生之年将真经找回来……”

小铁牛又不解地问：“师父，祖师爷在什么地方？牛儿怎的不知？”

独醒子立即肃容说：“这座洞府，是你们的师祖依天然洞势亲手改造，费时一年有半，那时师父仅十一二岁，比你们都小，你师祖在御剑西归之前，特在内洞两门上以七彩宝石嵌成一副对联，为师凡有疑难，必跪在门前祈祷一番。”

蓝世玉心中一动，立即恭声说：“玉儿昨夜恭读洞门上那付长达二十八个字的大对联，即知是出自一位得道成仙的前辈异人之手，玉儿等忝列门墙，恩沾师祖光辉，不知师父可否将师祖的名讳道号说出来，让玉儿等也好知道师祖是谁。”

独醒子神情肃然，目光望着室外的奇花异草，久久才慢声说：“你们的师祖天宇叟，寿高两百余岁，为一百五十年前的大剑仙，在此洞修真达百年之久，你师祖在登仙之前，特将佛门贝叶真经上记载的旷世武功，传授为师，而后即御剑西归，得道成仙。”

独醒子慢声说完，红润而祥和的脸上，充满了孺慕之情，小小虽然年幼，但也都看得出独醒子对他的恩师是多么的渴念。

小铁牛听了心里有些难过地问：“师父，师祖登仙后，有没有再回来看您？”

独醒子黯然摇摇头说：“没有，他老人家身登仙境，飘游云天之间，永不再历凡尘了。”

蓝世玉、徐彩霞见独醒子神色戚然，俱都深悔不该问起师祖的过去，以致惹起师父心情不快，因而，内心颇感不安。

小铁牛见师父心情难过，立即不解地问：“师父，师祖得道成仙，好不好？”

独醒子被问得一愣，有些不解地说：“当然好，他老人家修成正果，我们后辈都应该高兴。”

小铁牛立即憨直地问：“那您老人家为何有些不高兴？”

独醒子顿时被小铁牛问得语塞，不由仰面哈哈笑了，看来已无一丝忧色。

蓝世玉和徐彩霞见小铁牛将师父引笑了，也随之笑起来，同时俱以赞美的目光望着铁牛。

独醒子敛笑抚须，望着三小愉快地说：“今夜三更子时，为师要传你玉哥哥佛门贝叶真经上记载的绝世武学，霞儿和铁牛届时在旁护法，子时以后，你三人必须熏衣沐浴完毕，到为师面前听候吩咐。”

蓝世玉一听，心中惊喜欲狂，徐彩霞和小铁牛同时恭声应

是。

午饭在极愉快的气氛中吃完，师徒四人俱都醒然有些醉意。太阳隐进西天的云海里，暮色笼罩了玉女峰，天宇洞府的扁形石室内，蓝世玉和小铁牛，正以小铜炉焚起檀香熏衣。

小铁牛兴致勃勃，不停地吹火加檀香，熏了内衣内裤。

蓝世玉没有替换的多余衣服，只能熏那件宝蓝色亮缎公子衫，要想熏内衣，只有光着屁股。

小铁牛立即不解地问：“玉哥哥，你没有带小包袱？”

蓝世玉摇摇头说：“由于来时匆促，媛姑姑没有时间为我准备，以前的替换衣服，俱都丢在王陵古墓中。”

小铁牛大眼珠子一亮，似乎想起什么，立即跳起来说：“我想

起来了，你的包袱在霞姐姐房里，还有九颗亮亮的银弹子！”

蓝世玉一听，心头猛地一震，面色突然一变，不由脱口问：“你说什么？”

小铁牛丢下手中衣服，悄声说：“服姐姐在上面沐浴，不在室内，我领你去拿。”

说着，拉起蓝世玉直向徐彩霞的卧室奔去。

蓝世玉神情恍惚，内心焦急，这时已忘了徐彩霞的卧室他该不该去，跟着小铁牛疾奔。

来至徐彩霞的卧室，一阵幽香扑来，蓝世玉顿时惊觉，赶紧停在门外。

小铁牛憨直纯真，加之又比蓝世玉小两三岁，他一直奔进霞姐姐的卧室，看来毫不在乎。

但小铁牛似乎也没想到室内红毡上，正放着徐彩霞刚刚换下的鲜红衫裙和粉色狭小的亵衣亵裤。

蓝世玉一见，顿时心跳脸红，惊的赶紧退后两步。

小铁牛看了那些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衣服，根本无动于衷，他依然直向一堆猩红毛毯处奔去。

蓝世玉举目一看，面色再度一变，放在古墓中灵王棺前小鼎旁的那柄日华剑以及那个精致小金匣，正和他的小包袱放在一起，只是另一柄月辉剑和另一个小金匣不知放在何处了？

这时，小铁牛已伸手将一个小包袱拿起来，愉快地悄声问：“玉哥哥，你看，是不是？”

蓝世玉一看，正是遗在古墓中的那个小包袱，但他同时惊觉到，这个小包袱，这时万万拿不得，于是焦急地悄声阻止说：“铁牛弟，快放回原处，快出来！”

小铁牛见蓝世玉面色紧张，额角渗汗，神色显得焦急无比，知道事情不太简单，惊得赶紧放下包袱，飞身纵出室外。

蓝世玉不敢怠慢，拉着小铁牛退了回来。

小铁牛被蓝世玉闹的心中极紧张，一进自己室门，立即惶急不解的低声问：“玉哥哥，怎么回事，你为什么……”

蓝世玉一定心神，正色说：“铁牛弟，稍时霞妹妹回来，绝对不可说出曾经领我去她房里拿小包袱，知道吗？”

小铁牛见蓝世玉说的严重，心知不妙，惊的连连点头，但他仍不解地问：“那是你的衣服，为什么不可以拿？”

蓝世玉不便说出原因，仅含糊地说：“要拿也得问过师父以后再拿，知道吗？”

小铁牛立即颌首应是，继续默默地熏衣服。

这时，蓝世玉一切都明白了，那夜独醒子在古墓中，根本没有离去，一直隐身在其他隧道中。

他断定当时师父隐身的目的，只是希望在暗中观察他的行动，以便查出小锦盒收藏的位置，最后胡镇山到来，才又负起保护他的责任。

他想到残留口腔的那丝异香，必是师父给他服下什么灵丹灵芝，将腹内服下的巨毒逼了出来，同时还增长了功力。

现在他只有一点猜不出来，那就是另一柄月辉剑哪里去了？

心念及此，立即游目室内，除了两张皮被和小铁牛的一包替换衣服外，再没有什么了。

就在这时，蓦闻小铁牛低声说：“玉哥哥，霞姐姐回来了！”

蓝世玉一听，果然传来一阵衣袂飘风声！

风声敛处，红影一闪，只见徐彩霞已立在室门间。

蓝世玉举目一眼，只见徐彩霞沐浴已毕，光颜照人，愈显得娇美艳丽。

小铁牛立即说：“霞姐姐，玉哥哥没有替换的衣服！”

徐彩霞一听，不由埋怨小铁牛说：“你为何不去我房里拿？”

小铁牛看了俊面微红的蓝世玉一眼，说：“玉哥哥说要等你回来！”

徐彩霞娇媚地看了蓝世玉一眼，即对铁牛说：“来，跟姐姐来拿！”说着，转身走去。

小铁牛兴奋地应声好，立即跳起来，正待向室门走去，红影一闪，徐彩霞又慌慌张张地走了回来。

只见徐彩霞神色慌急，娇靥绯红，满面羞涩地摇着玉手阻止说：“铁牛弟，你不要来了，姐姐马上拿给你。”说罢，飘身走了。

小铁牛愣愣地立在那里，还有点儿莫名其妙！

只有蓝世玉知道徐彩霞心里急什么。

徐彩霞再度急急奔回，已将小包袱拿来，不待蓝世玉说声谢谢，便低着粉颈匆匆走了。

蓝世玉看到自己的小包袱，心中感慨万千，打开一看，徐彩霞已为他洗过一次，并折叠的非常整齐，内心非常感激。

他一面熏衣，一面想着如何才能学会真经上记载的武学要诀。

三人一阵忙碌，不觉已是深夜子时了。

蓝世玉、徐彩霞和小铁牛，三人纵下石室，依时进入洞府。

只见佛门贝叶真经藏真处的长长矮几上，已焚起一炉檀香，燃起两只油烛，整个洞府弥漫着薄薄烟雾和檀香的气息。

独醒子黄袍云履，双目微闭，盘膝坐在大蒲团上，神色异常肃穆，那个黄缎小锦盒，端正地放在他的大蒲团前。

蓝世玉三人来至近前，齐声低呼师父，同时恭身下拜。

独醒子缓缓睁开眼睛，以目示意，让三人坐下来。

徐彩霞一人坐在蒲团以左，蓝世玉和小铁牛两人坐在蒲团以右，俱都心情静谧，满面肃容。

独醒子见三人盘膝坐好，略微一顿，庄穆地说：“为师谨遵你

们师祖的告诫，善觅良材，真经武学遵嘱仅授一人，虽妻室儿女亦不得再传。”

蓝世玉听得心头一震，不啻当头棒击，他预定将来转授倩姊真经武学的计划，顿时幻灭了。

又听独醒子继续说：“为师近十年来，率领霞儿、牛儿四海漂泊，天涯奔走，旨在找回真经和寻访能习真经武学的天赋奇材。”

说着，慈目看了肃容盘坐，凝神静听的三小一眼，继续说：“霞儿和芙蓉仙子的爱女小倩，俱是上上之选，唯女性极富母爱，舐犊情深，鲜有摆脱私情而不传授夫婿和儿女者，因而不传。”

“不传”两字，说的极坚定极有力。

徐彩霞本无学习真经之意，只要玉哥哥能学会她便心满意足了，这时听师父如此一说，立即俯首欠身，恭声应是。

独醒子欣慰地看了徐彩霞一眼，继续说：“牛儿生性憨厚，为人纯朴，忠诚可嘉，聪慧不够，故尔不传。”

小铁牛莫说要学真经武学，他从来就没想过这件事，听了也恭声应了声是。

蓝世玉见独醒子如此郑重申述，愈加觉得学习真经武学的不易，因而暗下决心，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和决不违背他的告诫。

独醒子略微一顿，继续说：“为师在古墓中，曾遍触玉儿周身骨骼，正是学习真经的绝佳奇才，因而为师决心传他真经上记载的绝世武功，我虽然如此决定了，但仍要观察他一年的品性、心性，是以我一直跟在他的身后，根据我一个多月的暗中细察，玉儿确是一个可资信赖的好孩子……”

说此一顿，神色肃穆中掺杂着一丝欣慰喜悦，继续说：“正午饭间，玉儿凝神静听，见为师神色愉快而自喜，见为师心情忧郁而不安，闻人言而联想其他，在所难免，而玉儿却能勇于认错，自